

## 第九章 近年来台湾佛教之肇始与演变过程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四年后中央政府「转进」台湾，一批精英学者也避居福尔摩沙 **Formosa**。因偏安了五十年，由于大家的勤奋及时势造成，近二十多年来，台湾的经济突飞，就学、就业容易，而创造出华人历史上最富裕的世代。

中国的长期战乱、世事无常让知识份子忧心，而有入佛避世的决心，俗言：「将军老来都学佛。」战场的杀伐、苦痛深植内心，于是有许多人于安定后出家，祈求救赎与忏悔。接着修学密宗之大德也广弘密法，因此显密佛教共融于台湾。有机会出家者出家，不然就成家立业，但都为了佛法的追求力行不懈，而付出大半生的心力。（都早年来积学问，更曾讨疏寻经论，分别名相不知休，多年枉作风尘客。——浪费青春）

「禅贫、密富、净土方便」，时势的转变，佛教各宗在台湾有了发展的机会，密宗有章嘉大师、甘珠活佛、格赖达吉、明珠活佛等仁波切 **Rimpoche**，屈映光、吴润江、申书文、韩同、刘锐之、陈引舟等等藏密系统的中国上师 **Chinese Guru** 都在 1970 年以前就在台弘法授徒。后来唐密 **T, ang (Chinese) esoteric school** 普力、普方上师，东密 **Japanese esoteric school** 悟光、惟励法师，提倡安祥禅的耕云导师等等居士也积极弘法，旅居美国的陈健民上师也曾到台湾弘法多次。1982 年以后，又有西藏密宗喇嘛教 **Lamaism** 来台弘扬，因此修学显密 **exoteric and esoteric** 佛教者大增。

台湾于 1975 至 1996 年间，因台湾的经济与政治起飞，创造出台湾政治与经济奇迹的助长，以暴发户的姿态，由大量之征助印中国与日本的佛经、善书，不论好坏对错或门派照单全收，大多是印刷厂留版，并强调印经有超拔祖先、婴灵的不可思议功德，便整合、融合中国各教（含外道）各宗派的思想注释经典，或将各种经典断章取义，模糊各宗派思想，大量吸收、累积社会资源，从而大量扩建庞大华丽寺庙。

在富裕的财力下，虽然印行了许多种中文大藏经 **Preserved and concealed Sutra** —**Dah Tzanq Jing**—**Tripitaka**，但信徒始终很少了解经典，更谈不上利用经典作为钻研佛法的工具，反视经典为膜拜的对象，而藏在藏经阁成为 **Dah Tsarng Jing** 法宝，尊崇仍如同古代是帝王御赐般，故而神圣化后供起来拜。

日本和中国一般民众被教育相信诵读和抄写佛经、供养出家人等等善行，会产生不可思议的魔力，从而使国家得到保护，人民的生活会变得更为安乐。

因此，现在一般人也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在学如何拜忏（何不想一想？在没有《梁皇宝忏》以前的人要如何被超度？），如何唱梵呗而已，不想去翻一翻，去了解佛法，深怕弄坏法宝。

佛教智慧教育未能深入一般信徒心中，或许有些所谓被称为「法师」的人，并不完全通达佛理的缘故。或许法师当时的「志业」是以成为开山祖师为第一要务，首求是在兴建豪华的佛寺，暂时没空来教育信徒。

### ◎「大雄宝殿」不是佛教建筑，佛不需要豪华的供养。

《出家品》记载佛向频毗沙罗王说：「国王啊！就在喜马拉雅山山麓，有个乡村部族繁荣富强，属乔萨罗国，部族名为太阳，我出身的家族名释迦。」法身佛陀被称为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并没错。日本学者考据，佛陀并不是太子，佛陀的家族居住聚落，范围半径不到五百公尺。乞士修行的原始佛陀，并不需要皇宫般的「大雄宝殿」，是在大乘以后才美化的。

十多年来台湾盖了太多的寺庙，也应该逐渐停止了，要重视教育，不该再那么不慌不忙地大量浪费信徒的心力与金钱。尤其建一所佛教大学的费用，比盖深山里的寺庙少，却往往捉襟见肘，这都是强调个人福报重于教育的结果。应该回复大陆的丛林制度，让「修行僧」有个安祥的处所可以修行；有能力的「说法僧」才站出来说法。不该五十步一精舍，一百步一兰若，各自躲起来修或说不同的法。

尤其为了维持众多的寺院，将是信徒们沉重的负担。由于寺院众多，佛教的派别也会增多，造成宗教的派别争论更多，而不是为了信仰了。从历史上可知，五世纪或更晚一些，佛教到了和印度教已没有什么特殊区别后，人们为了摆脱无数僧侣的经济重负，印度人民宁可信仰印度教。当人民一开始躲避对佛教寺院的帮助，寺院便慢慢荒废了。最近几年经济不景气，信徒已逐渐减少到寺庙去礼佛，因为大家手头都有点拮据了，很怕再听到师父们强调「财施」的说法。

东方社会「大家父长」制度、「伟人崇拜」文化，使宗教师不得不也依样扮演起受崇拜的对象来。宗教老师严格的阶级姿态，容易助长了老师与他人的虚伪，如果信徒仍然事事依赖坚固，以习惯性追求标准答案的心态，而非从法（真理）的觉悟上信赖感恩，将是师徒皆输。尤其从不敢怀疑经典，而想去彻底研究佛法真理。

宪法虽然规定人人享有宗教自由，但是学校里除了哲学系外，很少有学生接触人生哲学的课程，好比说「全方位思考」，等于全无方位思考一样，号称「宗教自由」却造成大学生没有了宗教信仰，最后大多信了金钱教。

很多年轻学子学佛之后，与社会格格不入，想脚踏出家修行又不敢剃度的两条船，就业、结婚都犹豫不决，浪费青春，有谁去做心理辅导？也是强调出家才能成就的反效果。甚至产生庞大的人力，陷入在错综复杂的故纸堆中，小有心得者，大部份是用不同的语句，重复描述相同的理念，都是各自研究尚未统一制定完整之佛经的缘故，加上各宗立义不同、矛盾百出、牵强解说，造成人力浪费。

社会上一会儿吹起禅宗的修禅风潮，一会儿流行密宗的瑜伽时尚，甚至有标榜「生活佛法」、「环保佛法」、「商业佛法」、「企管佛法」，甚至连股票族也发展出所谓的「禅学或佛学股票分析术」，连地下钱庄也办理「佛慈贷款」，银行办理「佛教认同卡」的信用卡，替人办理离婚与情报的征信社，也标榜「佛慈征信」，寿险与健康食品直销企业，也以弘扬佛法自居。

佛教文物流通处、印刷业天天在各报张、杂志大量征助印「福田福报」佛经，金饰礼品业大量出售「佛法加持」的佛像、金饰、金币、水晶、玉器、念珠与法器；「净土」移民，星相术士也以禅门居士自居，房地产仲介，「朝圣」游览，学校或其他任何一种行业，也无不竞相加入「佛法」行列。

### ◎行动不便者不是前世罪孽所造成，是伪经的错误思想形成的

台湾地区曾大量印赠中国僧人编造的《佛说三世因果经》，造成佛教慈善机构不热衷接纳「纯属意外」降生，肉体残障、智障的儿童，因为该伪经所说，身心不便是前世业障、是罪孽。

古来中国是佛教国家，相信「轮回」的教义、「宿命」的因果，也较没有时间观念，颇有逆来顺受的甘愿，所以所受之压力较小，歇斯底里和精神症患者也就比西方人减少了许多。认为今生所没有完成的事，大可等到后世才处理，自然就形成了一种达观、不紧张的态度。

因为这种有别于西方人的心理，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松懈、因循和懒散的堕性。更因为成佛的遥远目标摆在那边，把一切事物都认为没什么了不起了，因此在社会福利事业上，佛教早期都比不上基督教。

虽然目前已有慈济功德会等团体的努力，部分的教徒保有「侥幸」的心态，用「施舍」的态度参加救济者，认为参加慈善救济是在积功德，更占有大部分的比例。

大乘佛教为了纠正这种志大而行微、眼高却手低的趋势，也极力强调「人身难得」、「佛法难闻」、「人命无常」、「业报可怕」、「众生是苦」、「报众生恩」、「视众生为累世父母」等语来对治。其实早期佛经只讲：「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因果律」是后来的大德分析、整理出来的观点。提出「因果律」是为了能满足了人们报复的心理，更满足了社会上扬善惩恶的标准。

不过，由于伪造的《佛说三世因果经》的大量流传，把残障者视为现世报、是活该的、是必然的，是非常错误的想法。应该列为非释迦牟尼佛亲说的后造经文，其内容举例如下：

今生眼瞎为何因？前世多看淫书人。

今生缺口为何因？前世多说是非人。

今生聋哑为何因？前世恶口骂双亲。

今生驼背为何因？前世讥笑拜佛人。

今生曲手为何因？前世打过父母人。

今生曲脚为何因？前世破坏陆桥人。

今生多病为何因？前世幸灾乐祸人。

零丁孤苦为何因？前世恶心侵算人。

今生矮小为何因？前世鄙视各佣人。

今生耳聋为何因？前世闻法不信真。

今生疮痍为何因？前世虐待畜生人。

鳏寡孤独为何因？前世不爱妻儿人。

穿绸穿缎为何因？前世施衣济贫人。

聪明智慧为何因？前世颂经念佛人。

仅节录如上，以供思考。

在三千年前，印度根本就没有纸，文字记载更很不容易，何来有人能写淫书给人看？让人今世瞎了眼。印度当时也没有绸缎，而颂经、念佛的盛行，也是在佛涅槃七百多年以后才有的事。想必是中国俗师、后人借托佛说，认为有劝世之用，由（尤）其文笔用辞不美，可知是后代的产品。想不到在现代，却成为平等悦纳残障者的思想障碍，这种观念本身更是一种无形而莫名的障碍。

地球是圆满心灵的道场，任何人都有权力、有机会来圆满自己的心灵。肉体美不是真正的美，真正的美是「心灵世界的美」。身心障碍者也不是愿意生来如此；或许是自己甘愿的选择，以便今生能调整生命的频率；退伍战士也不是愿意肢体障碍。在现世间，任何人随时有残障的可能，部分佛教徒若仍以「业障」的偏狭观念，来解读三世的关系，显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也失去菩萨同体大悲的心怀。

但无一位曾受「菩萨戒」修行者，有过如释迦佛或舍利弗或其他菩萨或阿罗汉等等之「挖眼、割肉」舍身施之「大慈大悲」事迹，而全世界急待器官移植或贫病交迫之无助众生，不下数亿人。但只天天听到、看到这些受「菩萨戒」之僧人嘶声力竭地讲经、说法、著书，要人人效法「挖眼、割肉」舍身施之古僧或古佛菩萨的慈悲心与菩提心，永无止境地大量「财施」、「舍身施」，以便人人「早日成佛上天堂或极乐世界净土」而已。也可见这些身受「菩萨戒」之僧人，人人均有大慈大悲心、菩提心、正智正见般若智慧，要众生先其舍身成佛后，才愿「最后」完美着涅槃。

有心人利用前世今生，来世因果报应，进行大规模的骗财，又某些人士竞相建造豪华的「佛法加持」的灵骨塔，出售一个 20 公分见方数万到数十万元的阴宅莲花座，出售一件数千数万元的「健康回向天衣」或「放光显相天书」，年年月月举办一人次需费数个月月薪的数万元到数十万元的所谓「海、陆、空」超度法会或经忏。

如此从事「台湾式」多元并存的拼盘式「政、商、宗教合一」弘法，创造台湾另一项宗教信仰全民运动、全民造神的宗教奇迹，人人趋之若鹜，唯恐落伍，以争食年收益数百亿元新台币的宗教信仰消费市场，以致宗派不分，只问市场流行趋势，大家一窝风抢进举办参与各种活动，几近狂热到疯狂的地步。如此「台湾式本土化」的宗教派系，可概括分为「生活宗」、「环保宗」、「商业宗」、「政治宗」……

等等宗派。

其空前盛况可由台湾三步一小寺庙，五步一大寺院，各山头信徒都抱着输人不输阵的心态，后建者越盖越大越雄伟壮观，就常听到有人感叹说：「盖庙比经营银行还好赚。」（比起基督徒大半生奉献在偏远地区，默默地从事贫苦民众的医疗、照护工作，佛、道两教的表现，令人汗颜。）也有人宁可开朋驰豪华轿车，在各寺庙口假扮和尚尼师化缘，每日所得足抵凡人一月薪资。（诈现威仪，无惭于圣，徒逛于凡，不免轮回。）

献祭与期待是并存的，过于注重宗教仪式的外部和物质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六合彩赌博的盛行，一直持续至今。拜鬼神、求明牌造成贿赂鬼神的恶质文化，使低收入的但原本朴素的民间质变。人们之期待落望后，人就敢威胁或惩罚神，于是赌输后便劈裂神像，到处丢弃，整个社会精神文化从此崩溃，陷入追求金钱以显耀族人，以为抬高社会地位唯一目的。

一般混合式的寺庙里，设有焚香纸炉，供信徒焚烧纸钱。这种容易造成贿赂鬼神、谄媚神众的恶习，仍被住持「法师？」默许。若说烧香能供佛，那是谤佛——抵毁觉性！印度天气炎热容易汗流浹背，就发明燃香来净化空气，后来变成拜佛的必要仪式。其实燃香的空气污染不输于二手烟，只是环保人员尚未重视而已。正智的佛法沦落，一切都似是而非。

而在各报章杂志电台电视台，时时刻刻都可听到各个似是而非，漫谈故事兼插简易佛学（都属不了义的）常识，美其名为弘法，并与各种健康食品或法器販售的广告交互参杂，或刊登广告征助印佛经，每本都有十数或数十万元的捐款赞助，以致各公共场所与寺庙广场的各种佛经、善书堆积如山。

每次的慈善功德会，一日或一周即可募得数亿元。一周的佛学夏令营弘法，即可为一百三十个大专或研究所的学生义工在数日之内剃度出家。一个寺院拥有数甲的土地，大量兴建违章建筑物，内住数百数千个比丘或比丘尼。各类大师人手一支「大哥大」无线电话，进出以数百万元的进口高级轿车、总统火车包箱、飞机特等舱代步，身旁有数名贴身信众大队人马随侍其侧，住宿五星级高级大饭店的总统套房，餐餐设宴于高级素食餐厅，如此「随顺」信众，到处接受万人空巷的英雄偶像式膜拜等等事实，即可见一斑。

◎出家不要忘记了佛教清净无我、淡泊离欲之旨。

任何正统宗教（含合法的其他宗教）均与政府强争世间法的慈善福利事业，忘了实证的修行，却受到群众的拥戴，并面临信众优渥的供养，部份传教者养尊处优，忘记了佛教清净无我、淡泊离欲之旨，提供了有心人士模仿的对象，也是值得再细细品味与探讨的课题。

快速工业化的社会，人们不知如何处于可以安身立命的困惑和恐慌心态，情绪的不安自古皆然，只求如何留住个人的幸福和保持个人的善行，自然很难产生对真理执着的追求和创造人生的热望。离佛日远，假佛子利用众生赎罪心理，大作法会以造人天福德，来筹款聚财。信众无法循正轨深入正法，而天天找大师安心，如今到处布满着大师加持的香符、法器、佛神像，似乎要去除人类自私贪婪的无明本质是很艰难的。

近十数年来，佛教在台湾崛起，除受台湾经济与政治选举起飞，致「台湾钱淹脚目」，企图以金钱买得福报与回向功德快速精神安慰之心理因素影响外，少林寺的武侠小说与李小龙和成龙的武侠电影兴盛，及第四台有线电视上的大量经典研读节目之鼓吹，致激起人人向往民主公平正义的「代偿心理」，及「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近庙欺神」、「崇尚舶来品的心理」，而创造出一股研读佛经，修习佛法，与亲身参与证悟佛性的全民运动风潮。

也因政治选举与直销及各种企业，适时创造出台湾二千一百万人口中，号称「台湾第一党」为数百万佛教会员的信众；诈欺前科累犯以人工照片放光分身显相与定身诈术，谎称自己为位居佛陀之上的「本尊」或「女菩萨」转世，也能以「前世因缘或夫妻」深得数千到数万信众的信仰膜拜，自甘喜舍一生数百数十万元的积蓄与献身，其中还不乏法律与理工硕士、博士、医生的高级知识份子与政治或公众人物在内，已到了令人怀疑台湾人是否都生病了的地步，也是其因素之一，顺便在此一提。

但望能使众生重新确切认识学佛之正道（理性——证得解脱智慧），在于由「明心见性」，并实修内证之身体力行，自重、自爱、自尊，也可在家修持。而非仍停留在对偶像的过度崇拜、祈望师父的加持、念佛号 **to calling on the name of Buddha** 的多少遍数、寄付多少功德金，汲汲营营于消灾解厄，重视参加了多少朝山、朝圣、进香法会之基本（感性——情意）宗教的阶段，则幸甚。

固然，初听悲凄的佛门课诵或录音音调，会引起信众有「宇宙浪子」的感伤，让人有急于「归去」的情怀。久了以后，所产生的无力、退堕感是很不理想的，学

佛真的要那么悲哀吗？没有明智一点的修法吗？虽然整个外在的身体的朝拜行动，是由个人内心深处转化的，何不直指出来，是否智愚程度不一必须统一教学？或为同时减去信徒因过度营养后的肥胖而朝山，却忽视思惟敏锐的小部分人。

《达磨破相论》说：「绕塔行道者，塔是身心，当令觉慧巡绕身心，念念不停，名为绕塔。过去诸圣皆行此道，得至涅槃。今世人不会此理，不曾内行，唯执外求，将质碍身，绕世间塔，日夜走骤，徒自疲劳。」正因如此超然之见，难怪达磨大师受到顽固的密宗与律宗法师的毒害。

佛教精神不是寻求消极的心理平静，而是教导民众积极地抛弃苦恼，从心底涌出真正的生命充实感，去活跃地显示生命的创造价值，也就是《法华经 *Sadharmapundarika Sutra*》强调的「常、乐、我、净」的重要理念，超越无常的层次，把关注的视点转移到如何发掘人的意志和能力，去改变命运的生命原则上，摆脱「宿命论」的错误纠缠与认知。

又，佛法本来就着重在教育，是不讲「信者得救」的，佛菩萨绝不是贪官污吏，你不供养祂，你不会倒楣，佛陀宽宏大量，得罪祂也不要紧，最怕的只是得罪偶像化了的俗人。禅宗六祖讲皈依自性三宝「觉、正、净」，而不说皈依相上的「佛、法、僧」。凡人若是抱着功利主义学佛，必得幻灭之果。

许多宗教师只想看到乖顺盲从的信徒，注重虔诚的膜拜，若有其事的忙着修行，疏忽智慧的教化，是让迷信渗透到骨子里去了。或者强加不适合时宜的律条于信徒的心上，增加信徒的负担，制造一批批死板的团体。日本学者也曾很感慨的认为：日本佛教除了葬礼和超度亡灵两种最重要的活动，寺院的功能还剩下什么？癌症末期的病患是要特别关怀的，应该明白告诉他症状，而不该一味的隐瞒。台湾的宗教还不到癌症末期，是要放任或与药？宗教师与政府都要深思。

中国佛教虽然自夸是大乘法，但如今部分的表现却显得非常婆罗门，印度大乘佛教在初期不过是由民间发起的宗教运动，以信仰纯正自居，强调建立寺塔或布施巨金，远不如读诵经典、书写经文的功德，而鼓励信众信受经句。

台湾的佛教学到的是表像的大部分，才产生目前不可思议的迷信。但无论基于印度教的奉献，或是大乘佛教的无量布施，自古都让国力无休止的消耗，最后都会埋下亡国的伏笔，应使台湾佛教作为借鉴，即早觉省。

由于亚洲 1998 年的经济危机，促使管理约三十万僧侣的「泰国僧侣最高理事

会」下令：「各寺庙不得再兴建任何新寺庙，正动工者也必须停工。」一名宗教事务部官员说：「寺庙建庙一定得向民众募捐，而民众已因经济风暴吃尽苦头。」理事会建议僧侣可将心力多用在社区服务的工作上。但是台湾的佛教会并没有如此的体恤信徒，依旧让大师宣传盖寺庙的功德，准备继续挥霍。

依空性理念，后期出现的，有学者认为大乘佛教徒创造一位理想的虚构人物，以维摩诘居士把释尊出家高足的思想及修行方法，反驳得体无完肤一使其畏缩，更显出空观大乘的真理。于此多元化的时代，如果佛教徒不能重新思考将来的方向，而放任下去，前途真是堪忧。

最近又有南部某寺庙住持，夜梦济公活佛托梦，要求至中国大陆武当山取经，委托大陆艺匠雕塑五百罗汉石雕像。此梦不久必将如瘟疫般地，又会传染到各寺庙让住持做梦，则除非祈祷诸神佛保佑，少让那些寺庙住持做梦之外，否则佛教徒永生永世都有得忙于为各寺院造佛像，妆金身，作功德，以便来生得福报做大官。而台湾也将很快被淹没于诸佛与阿罗汉雕像海中，而淹脚目的台湾钱潮，将从此退潮，而流向中国大陆淹没中国大陆人的脚目，则台湾人只好到西方极乐世界当官享福，而休想在台湾当官享福，或如印度乞丐或僧人，到中国大陆修行作功德，或如西藏百姓整天五体「拖」地，求其佛神保佑。

姑不论其一再以「诅咒让人死」的方式，将凡夫拥有金银财宝，视如粪土，甚至如洪水猛兽或瘟疫般的烦恼痛苦之病源，应弃之唯恐不及。但另一方面却一再宣扬应以这些粪土或病源供养佛法僧三宝，并将其视为七宝。则不免令人怀疑，为何释迦佛、其他亿万诸佛与僧，也都如此庸俗不堪，与「贪、瞋、痴」的凡夫一样，如此喜欢造像立碑，喜欢金银财宝，以金银财宝妆扮其身。且更令人怀疑，为何凡夫拥有金银财宝，只会痛苦，且不能「做官」，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罪恶。放弃或布施给佛法僧三宝后，才是有道德，才能买到赎罪券，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又，为何佛法僧三宝如此喜欢建设无数寺院之余，还要使寺院金碧辉煌，否则不足以称其为庄严，否则「佛、法、僧」三宝无法在其中修行享福。如此无数亿万佛，如此塑造与黄金妆扮千佛万佛，如此金碧辉煌的庄严，对人类、宗教、信徒、心灵有何意义？有何目的？有何功德可言？徒然大量浪费地球有限资源而已？唯恐天下不乱，唯恐台湾经济不早日因此而崩溃而已，造经者与弘法者如此心态，居心何在？如此不是迷信，不是骗财骗色，是什么？如此造经者、弘法者、信徒不是白痴，是什么？自我标榜为伟大的正信正统宗教家到那里去凉快了？真是阿弥陀佛！呜呼哀哉！

◎台湾需要「宗教改造」，更甚于「心灵改造」

◎台湾的宗教界与佛教界许多弘法者，似菩萨而非菩萨，都在为自己的物欲利益破戒。

综观古今中外历史，如古罗马帝国等之征战，除为政治经济利益版图扩张之外，也为宗教之战，中东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除为约坦河水源之外，主要也是犹太教与回教之战。号称为欧洲火药库之巴尔干半岛、中亚、印度，菲律宾等国之内战，也不外以宗教信仰相互划分界线而战，故除人类心灵需要改造之外，引起战祸且自我标榜为道德代言人之宗教，更需要自我反省与改造，各宗教及各宗教之各宗派之间，都为一己之私交争利，则更不必言他，是犯了「贪、瞋、痴、慢、疑」五毒也，「邪见、我见、偏见」三不净见也。

佛教与各宗教之弘法者之实际表现，在在都显示「贪、瞋、痴、慢、疑」等五毒，与邪见、我见。《宝积经》云：「有四非菩萨，而似菩萨，一.贪求利养，而不求法。二.贪求名称，而不求福德。三.贪求自乐，而不救众生以灭苦法。四.乐聚徒众，不乐远离。」。

以开连锁店与加盟店的方式与心态，违章建筑了小寺；有了小寺，要大寺；有了大寺，要金碧辉煌。在本地建了，要遍及全国、全世界，一间一间地建寺院，不同宗派者只准暂宿，不准长住。违章建筑了一座座莲花座灵骨塔，破坏山坡地景观、生态、水源、水土保持。造了小佛，要造大佛；造了木佛，要造玉佛、铜佛、金佛；造了一佛，要二佛、五佛，十、百、千、万、亿万佛。

实施一个志业，又计划五、十、百个伟大的志业。在地方的道场宣教，要办全国、全世界的电台、电视、卫星、网路弘法。办了小型，要大型；办了一次，要十次、百次、千次、万次爱心功德会、义卖会、水陆法会、经忏。办了一家，要十家、百家佛学院。印了「放光」、「加持」的小本佛经，要印大本镇寺镇家；印了平装本，要印烫金精装本，印了千本，要万本、十万、百万本佛经。

一个住持做梦，百、千、万个住持都如法泡制做同样的淘金梦。开了小间要大间；开了一家，要十家，百家、千家、万家的医院。募了十万，要百万、千万、亿万元，否则无法成就其无量无边的伟大善行功德。

更妙的让似佛外道开发出「加持」、「驱凶避邪」的金饰，又不断推出一系列的新产品金币、玉器、天衣、雕像。

台湾的佛教，早已成为如今世界上五大宗教中最奢侈浮华，贪婪无度，不知量力，不知适可而止的宗教。或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商业」或「商业化的宗教」。贪也、痴也、慢也、邪见也。

世界上各宗教、各宗派、各寺院、各教堂、各弘法者之间，各教各经文中，都为了维护与扩张其「既得利益」之版图，交争利，互相攻讦诽谤，指责对方的不是，诅咒不信者会如何受恶报、下地狱，甚至不惜煽动信徒，发动战争。贪也、瞋也、痴也、慢也、疑也；邪见也、我见也、偏见也。

各宗教教主都自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我是救世主」、「我是本尊」、「我有神通、神力、密咒，能分身、放光、复活、消灾、解厄、驱邪、避凶、不食人间烟火」，「天下唯我能救世，普度众生」、「天下唯我为正信」、「天下凡夫皆贪瞋痴慢疑」、「天下凡夫信我者上天堂，违我、谤我者下地狱。」，「天下凡夫皆应供养我」。然则，何种宗教或何种宗教之何种教派才是正信，则只待信徒「押宝」选择了。

但又如佛教经文几乎每一经文都记载，日日夜夜甚至梦中都应拜诵其经文，否则无法往生极乐世界或涅槃证得佛果，甚至会下地狱或受六道轮回之苦。且南传与北传佛教，或大乘与小乘佛教，或佛教各教派之间，都相互不承认或驳斥其经律藏三藏之种类部数、人事物时地内容，或弘法或注释者之内容。则何者才对？岂非也有待「押宝」选择。

也由此可见，每种宗教或同一宗教之各教派，或各弘法者或注释者，都胡言乱语，都只为维护或扩张其「既得利益」而已，并无所谓正信与否之问题，更无所谓「信我者上天堂，违我、谤我者下地狱。」之问题。若然，则各宗教与各宗教之各教派，或各弘法者与信徒，及各经文、论释或注释者之间，事实上都相互指责诽谤，如此岂不全世界的人都全要「下地狱」不得好死了，甚至全世界的人都死光光。贪也、瞋也、痴也、慢也、疑也；邪见也、我见也、偏见也。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用不同的名词来表示证悟的境界，基督徒和犹太教徒所称的「上帝」；印度教徒称为「我」、「湿婆」、「婆罗门」、「委湿奴」；苏菲教徒称为「隐藏的性质」，都属开悟的根本心性，也就是佛教徒所称的「佛性」。「信我者得永生。」、「我就是上帝。」等等的话不就容易明白了吗！？

律宗主张「即戒成佛」；净土宗主张「即念成佛」；禅宗主张「即心成佛」；密宗主张「即身成佛」。有的主张「起信成佛」、有的主张「起愿成佛」、有的主

张「今生成佛」、有的主张「来世成佛」、有的主张「苦修成佛」、有的主张「诵经成佛」、有的主张「称名成佛」、有的主张「坐禅成佛」；有的主张「唯显为本」、有的主张「唯密为尊」、有的主张「显密双修」、有的主张「独修一经」；有的主张「道释合一」、有的主张「儒道释一贯」；有的主张「一切有」、有的主张「一切空」、有的主张「空中妙有」、有的主张「无空无有」、有的主张「非空非有」。

有奉释迦佛为本尊、有奉阿弥陀佛为主尊、有奉观世音菩萨为主尊、有奉弥勒佛为主尊、有奉地藏菩萨为主尊；更妙的是，自称为本尊、活佛，奉自造己像为主尊，也自称为佛教。各宗各派，换汤不换药，各说各话，各有主张，各自自圆其说，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不一而足，也令修行者眼花撩乱，莫衷一是，故与其说是佛教宗派，不如说是新兴宗教。

但都具有宗教的共同特色，亦即「信我者上天堂，违我者下地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原始人对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性不可知，便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对之感到必须「尊敬」、「爱慕」、「臣服」、「畏惧」、「恐怖」、「震慑」的情怀，从而表现出「祈求」、「崇拜」、「祭祀」、「供养」，祭司便进行了「操控」、「利用」，古来宗教就是如此产生的。故显见所谓「宗教」，都是利用与践踏人类，对不可知的神佛或事物之先天性、自发性、精神病态性敬畏或恐惧心理，以「道德」、「行善、止恶」、「爱心」等人类基本道德共识为包装的「人为」、「造神」信仰，心信则灵，不信则失灵。其实信了也不灵，除非信仰而了解「非宗教」的佛教。

各国历史显示，实施如此「神权」、「政教合一」思想之结果，都以「神不知，鬼不觉」的「五鬼搬运」法，使财宝都集中于政教中央，而民不聊生。其后，如此「神权」「政教合一」之「专制政体」或「宗教」，也必遭被消灭之恶报，岂可不知「因果报应」之警惕。

如此岂非鼓励众生永生永世乐于六道轮回，不要涅槃寂静，且永生永世「有恒常特定的我、佛、罗汉、菩萨、僧」。故岂不与「佛法真谛」之「三法印」的「无我」、「无常」、「涅槃寂静」、「缘起说」相违背，而成为「有永生永世的我」，且「只要财布施，为佛妆金身，即能保证，永生永世恒常固定做大官。」，且「无需求佛道或菩萨道，以求涅槃寂静，不生不灭，以离六道轮回之苦。」，以致「佛法真谛」与「三法印」之说，不攻自破。

小乘成佛果位分为「四果（位）」或「四向」，以「阿罗汉」为最高果位，被

大乘人称为「有余涅槃」。大乘分为「五果位」，在「阿罗汉」之上，再加一个「佛」，称为「无余涅槃」。但在「佛有十号」时，又将「佛」与「阿罗汉」并列为（释迦佛）之十种名号之一，而在果位与供奉佛像时，又将「阿罗汉」置于「佛」之下。又将「佛十名号」之一的「大士」，冠于「须陀洹」果位之前，称为「大士须陀洹」，且修行菩萨道之「（大）菩萨」也未入「果位」与「佛十号」之列，令人不知到底（释迦）佛与其他菩萨，如弥勒、观音、地藏王等之果位或位阶或境界，是什么？如此自相矛盾，混淆不清，不知所云。

**Srota-apanna, Srotapatti-phala** 须陀洹，须陀般那，须陀盘那，窄路多阿半那，窄路多阿钵囊，窄路陀阿半那，窄路陀阿钵囊，[梵]流转，流向，流，奔流，河床，流水，河，突进，激动，体内的管或穴，感官。[汉译]入流，逆流，预流（果），流，流注，相续，流水，驶流，流驶，驶流水，随流，修无漏。初果，入六道轮回之圣人流（道）。应再来「六道轮回」几次，未有交待。

**Sakrd-agamin**[梵音]斯陀含，须陀含，息忌陀伽迷，息忌伽弥，[汉译]一（往）来，一还，一来者，一来向，一次。二果，再来一次六道轮回后，才能证得涅槃。

**Anagamin**[梵音]阿那含，[梵]不来，不达，不到，不在未来，不到未来，

[汉译]不来，不还。三果，不再来六道轮回，即能证得涅槃寂静，不生不灭。但另有异说。

**Arhat**[梵音](阿)罗汉，阿罗诃：[梵]相当，值得，有价值的人，**equivalent, worthwhile, valuable person.**

[汉译]应，应供（指佛陀十名号之一），**must, must supply.**四果。已证得涅槃寂静，不生不灭。但另有异说。

**Buddha**[梵音]佛陀，浮图，浮屠，勃塔，母驮，没驮，佛：[梵]醒，开花，开悟，贤明，著名，被肯定，**awake, blossom, penetrate, wise, famous, affirmed.** [汉译]觉，觉悟，解，聪慧，已成佛，学者，明人，觉者，如来，佛如来，世尊，正觉，**right penetration, became Buddha, scholar, penetrator, Buddha,** 人间已圆满证悟佛教者，**a Buddhist consummate penetrator in this secular world.**

一方面说众生之烦恼或苦，来自爱取，不可贪；一方面又以这种人类爱取贪求的弱点，创造天堂或西方极乐世界，「施以利诱」，另一方面，又以「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或「信我者上天堂，逆我者下地獄」，「一手拿着聖經，一手拿着劍」，或「一手拿着胡蘿蔔，另一手拿着皮鞭」的概念與作法，創造地獄或餓鬼道，「施以威脅恐嚇」，大玩「扮豬吃老虎」的兩者擇一的选择權遊戲。又以「信我者為智者，逆我者為無知」，「信我者為大德，逆我者為大惡」，「有德者與智者才能見證本尊、分身、放光」，「證悟最高果位即有神通」的訴求下，大玩「國王的新衣」遊戲。

古代神權時代，甚至今日民主時代的東西方國家與任何宗教，甚至現實的政府或政治，也一直在玩這種無知無聊的數字與二擇一的遊戲，只因為在這「好大喜功、好高騖遠、意圖不勞而獲、不甘寂寞與不甘淪為無知、無德」的「一窩蜂盲牛群眾心理」環境與影響下的眾生，不論其智識水準高低，「一不小心」就會喜歡或相信這種誇大無知的遊戲，或也可稱為眾生夢寐以求的代償心理作祟，因此神通廣大的古今中外各行各業的有心人，就始終樂此不疲，大放厥詞，使這種無知、幼稚、無聊、摧殘人類貪心弱點、踐踏人類善心愛心或貪心、「低能但極有效」的歷史，無時無刻在世界各角落與各行業，不斷重演重現，真是無助的人類小人物之無奈與悲哀。

宗教原本各自標榜是勸人為善止惡的，只可惜事實證明無法使惡人止惡，且成為被惡人利用，做為只能踐踏原本即是善良百姓的工具。

但原始佛教或大乘佛教也在佛經中，一而再地強調，應戒（貪）、（心）定、（智）慧，才能證悟，暗示「我不是故意的」，還有何話可說。

所謂法施，即以法身布施，亦即造經、造像、持戒、誦經、說法、建寺、建塔，所謂色施，即以色身布施或財物布施，甚至教唆終日吃油塗油，使人身成為蠟燭，以便供養三寶的舍身無畏施，而西藏密教與日本佛教，則有帶妻修行，亦即以身體與財物供養「佛、法、僧」三寶。

原始佛教與大乘佛教最大的差異，即在於原始佛教偏重於出世法，亦即認為「佛性與佛根系後天苦修才能修得的」，並非人人天生即有佛性、佛根，唯有出家修行才能得道成佛。而大乘佛教則因成為國教，人人非信仰不可，但又「不可」也「不能」迫使人人出家，故改採出世、入世法兼容並顧的「人間佛教」，亦即肯定「人人有佛性、佛根」，在家修行也能成佛得道，以致發生新舊戒律的持戒爭論問題，而導致大乘佛教應依循政治的需要與目的，使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主張新戒律的上座部或一切有部，自稱為大乘佛教或根本說一切有部，而指堅持修持舊戒律

的大众部为小乘佛教，而正式分裂为二部，且大、小乘佛教各部派的经典，也从此各自依其出世与入世法，进行说法、造经、造像、建寺、立塔，完全脱离原始佛教，亦即释迦文的佛教信仰与佛经，形成四分五裂的局面，各立教派，各说各话。

中国于第二世纪中末期之后，随着贵霜译经僧与中亚及印度译经僧之来华，在各时代，尤其南北朝各胡人帝王，都有崇佛或采用佛教政治治国之现象，如北魏的永宁，隋文帝的各地大兴善寺，武则天的万象神宫或明堂及各州的大云寺，北魏与北凉的造像石窟，都是沿袭阿育王的贵霜或孔雀王朝或犍陀罗的大乘佛教政治传统与护法信仰。

也因大乘佛教成为国教，人人不可不信仰，不听佛法即杀头，才有大乘佛教在古印度（摩揭陀国，罽宾国，犍陀罗国，或今之阿富汗北部，东巴基斯坦北部，尼泊尔，或印度北部）随着贵霜或孔雀王朝的兴衰而消长，也才造成佛教压迫毁灭他教与被他教压迫毁灭的因果报应现象与命运。也使当时的佛教信仰，变成非单纯的宗教信仰，而是神权时代政教合一的愚民政治理念或信仰。

佛教史上的第三与第四次佛经结集，即在这阿育王时期与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以致初期的大乘佛经，可说都记载贵霜王朝的历史文献，亦即该古国的历史课本或公民课本。

佛教史上之第三次佛经结集，亦即贵霜或孔雀王朝的第一次佛经造经结集，其主持人或上座或高座或初期大乘佛经的创始者，即为阿育王丘就却的国师优波鞠多在华子城或犍陀罗造经，为初期大乘般若系经典，历经九个月，也首创佛教之「二世佛」信仰，亦即释迦文为现在佛与阿弥陀佛为未来佛，而原始佛教只有一个释迦文佛，亦即首创阿弥陀佛，而编造出《阿弥陀经》或《无量寿经》。

初期大乘般若系佛经，如《（大般）般若经》，《道行般若经（般若道行品经）》，《侏真陀罗（月光王，月支王月光菩萨，Chandradhara）所问如来三昧经》，《法镜经》，或《业经》，《那先比丘经（弥兰王或月支王问经）》，《摩诃巴夏（Mahabhasya）》，《薄伽梵歌—印度教》，《胜论经》，《般舟三昧经》，《宝积经》，《十二部经》，《法华经（妙法莲华经，正法华经）》，《华严经—月光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四十二章经》，《佛本行经》，《十住断结经》，《弥曼差经》，《修行经》，《大道地经》，《维摩经》，《金光明经》，《胜鬘经》等等。

佛教史上之第四次佛经结集，亦即贵霜或孔雀王朝的第二次佛经造经结集，其

主持人或上座或高座或后期大乘佛经的创始者，即为迦尼色迦或迦膩色迦王，亦即贵霜王朝历史上的第三位迦尼色迦王（Kaniska III）之国师迦旃延子及无着论师、（佛陀）蜜多罗，由马鸣着文定稿，撰成《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阿毗达磨大鞞婆沙论，Abhidharma Mahavibhanga Sastra，发智论，八犍度论，八犍度阿毗昙，八迦兰他，八结，八节》二百卷，凡百万偈，及《佛行赞》、《金刚针论》、《方便心论》、《五十校计经》、《七处三观经》、《普法义经》、《人本欲生经》、《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阿毗昙五法经》、《四百赞》，在罽宾召集阿罗汉与菩萨各五百位圣众造经与造像，为后期大乘涅槃系经典，历时 12 年，也首创佛教之三世佛与弥勒佛信仰，亦即释迦文为过去佛，弥勒佛为现在佛，阿弥陀佛为未来佛，亦即首创弥勒佛，而编造出「弥勒下生经」。

至于号称「可能」为「原始」佛教或小乘佛教的经典，如五部阿舍经，也因其中有如佛灭后的人物「阿育王」经或传等，也令人无法不疑其也「非佛说」，而是「胡说」。

但如上述证明弥勒佛为佛灭后数百年后，阿育王或孔雀王朝或贵霜王朝时代，由大乘佛教所新创造之神佛，而大乘佛教所造新佛经全非上述人所诵所著，故显见几乎所有佛经，大都非「佛说」，而系「胡人说」或「胡图说」。

而于各佛经中之所谓「序段」所言之「比丘与比丘尼或大菩萨一千二百五十人俱」之人数，绝非如现有之任何注释或论述，刻意造神或故弄玄虚者所言之玄虚，而系明白指出大乘佛教于阿育王贵霜王朝时代，经主持人遴选而参与罽宾造经与造像之大乘佛教徒或僧人之人数而已。

佛经「序段」中之「一时」、「如是我闻」，也只是单纯表明「有一次」、「据我由释迦佛或不特定之他人所闻」而已，而绝非如现有之任何注释或论述所称由某一特定人所闻，如另有其他特定玄虚之意义，根本无知、幼稚、无聊，否则有何真凭实据，由何经文之何人、佛、神、菩萨所说，只不过是注释者自我幻想，自我凭空推定，自说自话，自圆其说，瞎子摸象而已，说得像真的一样的「如实」。